

孤軍

第二卷
第四期

孤軍第二卷第四期要目

不合作運動之我見 佛海
經濟政策討論

一、時機尚早之社會革命計劃

修鼎來件

二、討論中國改造一封書思勤

短評

一、嗚呼五九

孤濱

二、德發情票案的大失敗九臧

答孫偉章書

通信三(經濟問題)

通信二(政治問題)

通信一(法律問題)

甘地入獄始末

希農

四、評甘地的不合作主義 壽康

三、英兵侵入西藏了 靈光

民國十三年五月

經濟政策討論

(三續)

時機尙早之社會革命計畫

河上肇先生原著

趙脩鼎譯

馬克思唯物史觀公式中，有一著名之句曰：『一種社會組織，若其一切生產力，尙有餘地，遂其發展者，則非完全發展之後，決不顛覆；而更新更高之生產關係，非其物質的存在條件，已醞釀于舊社會中者，決不出現。』就此名言，予將提出一問題：即社會生產力，在從前社會組織之下，尙有發展餘地；苟企圖顛覆之者，則其結果將如何？予意此種問題，初見雖以爲小，實則當遡去諸過歷史，探究種種史實之關於社會組織改造，而終于失敗者，加以綜合判斷，始能裁答。茲之所論，不過就其細點，略示一二耳。

時機尙早之社會革命足招生產力之減退（英領殖民地奴隸解放之實例）

生產力在從前社會組織之下，尚有發展餘地，苟強謀顛覆之者，必招生產力減退之現象。是事雖考奴隸解放之歷史，亦可窺察其一斑。

一八六一年，倫敦發行麥立未爾 Merivale 之「殖民地講義」第十一講中，有云：

「奴隸解放之時，英領殖民地，關於商等狀態，得分爲三類：第一乃吾國最古之殖民地而設于（西印度羣島 Antilles）中諸小島者也……此等地方，土地殆被占領，而人口殊極稠密，自古已施耕作，且資本亦有積蓄。巴魯巴度斯亦然。巴魯巴度斯者，西半球中人口最稠密之地，且于世界中，亦人口蠅集之地也。此外如安適古亞聖武音聖楚特美呢加等，亦莫不然。總之上述各地，人口及生產已于永年之間，殆歸停止……此等殖民地，不由奴隸買賣之廢止而生弊害者，蓋勞力之供給，無論何時，悉有餘裕也。且由奴隸解放之故，所蒙阻害，亦較別地爲少者，蓋黑人除繼續勞動之外，別無他種資源也。詳言之，即黑人有不有無主土地，又無獨立方法以得生活資糧，故其地大部分之生產，及社會生活之常態，全然不起峻烈中斷。」

第一種類之殖民地，吾人若讀「人口與生產，已于永年之間，殆已停止」之言，即知從來生產方法，已達窮途。換言之，「即一切生產力，在其組織之內，苟有餘地，遂其發展者，悉皆發展無遺也。」

是故「由奴隸解放之直接結果，所蒙阻害，亦較別地爲少」，而生產上，「社會生活常態上，全然不起峻烈中斷」，且「永年之間，殆爲靜止」之生產，自奴隸解放之後，乃復繼續其發展。

麥立未爾著作附錄中，又曰，「巴魯巴度斯由奴隸解放所生之產業攪亂，極爲輕微，且爲一時的，然未幾植民之繁榮又較曩昔爲盛，而土地面積，雖云有限，地力雖云漸趨遞減，然生產日見增加，且至今日，猶復增加不已。」

麥立未爾更就第二種類殖民地，述之如下：

「第二種類殖民地之中，凡沃度豐饒，位置便利之土地，悉被耕作，且其地力，亦漸趨枯竭。然此外尚有多數無主之土地，而其土地，頗有價值，且人口與土地面積相比，亦不稠密。如此事情：在吾國最重要之熱帶殖民地之牙買加 Jamaica 尤覺顯著……最適于培植砂糖之土地面積，似頗有限，自一世紀以來，已施耕耘，然是處尚有無數開拓地及未開地，可以生產食料及其他物品，用以飽滿黑人勞工之必要慾望……此等殖民地，以奴隸制度之廢止，頗蒙損害，且強制黑人從事雇傭勞動，頗覺艱難——黑人自有土地及其他資源，可以供給自己食料——故自奴隸解放以來，至今經濟，尙難發展。」

『牙買加乃第二種殖民地之主要模型也，自奴隸解放而來，生產大形減退，而大半土地，亦廢止培植砂糖。即此等土地，非用之以供生產較少之他種用途者，即當聽其變為荒蕪草藪也。……是處雖有廣大處女地，然不適培植甘蔗，……此外尚有未耕作之土地，然甚肥沃，且有曠漠山野之放牧場艸原等，人類居于是處，可用些須費用，維持生活，又可藩息孳蔓。但此種事情，由商賣上觀之，非徒無益，且復有害，蓋勞工由此可以不必從事一定事業，而得維持生活，故培植甘蔗之人，雖欲雇傭彼輩，而彼輩唯于昂貴工資之下，始肯貢獻不規則之勞動也。』即此等第二種殖民地，與第一種相反，乃由奴隸解放，而招生產力之減退也。麥立未爾所舉之第三種殖民地，比第二種之特徵尤甚。『即此種殖民地中，有地方尚未枯竭者，有為無主之土地者，』如特利呢達得吉呢亞是也。此等殖民地，自奴隸解放以來，生產力大形減退。詳言之，『當奴隸解放第一年時，吉呢亞地方之砂糖，及關聯于砂糖物品之生產，減少四分之一，特利呢達得亦然。』

據麥立未爾所述：『此等土地，天產豐富，黑奴易得生活資糧，……彼輩有多數廣漠土地，用以維持生活，……彼輩唯工資極高昂時，始肯從事勞動，』此即奴隸解放，而致生產減

退之原因也。

豐饒無主土地甚多之時，廢止奴隸制度，足招生產減退者，實可證明工資勞工制度之成立，必以毫無生產手段之多數勞工之存在爲前提。毫無生產手段之勞工，因無生產手段，故除賣其勞力于他人之外，別無生產方法。斯時此等勞工變爲自由勞工，勞工在法律上雖有自由，然不能利用生產手段，經營獨立生計，故必雇于他人。由此觀之，吾人可知生產手段，任何一人，皆得恃以謀生者，若尙殘存于世上，則欲結合多數勞工之勞動——勞動之社會的結合之發展，與物質的生產手段（開墾土地或發明器具機械）之發展，皆爲社會的生產力發展之最大條件——除奪勞工自由，而奴隸之之外，別無他法矣。但社會事情，一至變更，即令解放奴隸，而彼輩亦無生產手段之時，則彼輩以維持生活之故，必當依賴有力之人，由是多數勞工之勞動，仍可繼續結合，且彼輩以獲得自由之故，更可增進能率，因而社會之生產力，亦較從前增加矣。然而吾人解放奴隸，又欲奴隸毫無生產手段者，必須于奴隸制度之下，凡一切可以開拓之自然的富源，開拓窮盡，而人口亦極增加，即一面無無主之富源，他面又有無數要求生存之人口而後可也。簡言之，社會生產力，在從前社會組織之下，已極端發展，毫無餘地而後可也。不然，則解放之奴隸，可賴無主之富源，而

保生存，因而又當復歸於小規模孤立自足之經濟矣。即奴隸主所統一之多數勞工之勞動結合，當強制的束縛解除之時，亦見互解。生產組織，不於向更高度而發展，却趨於更低度而退却，終則惹起生產之減退也。馬克思所謂『一種社會組織，若其一切生產力，尚有餘地，遂其發展者，則非完全發展之後，決不顛覆；而更新更高之生產關係，非其物質的存在條件，已醞釀于舊社會組織之中者，決不出現。』誠至言也。

時機尙早之社會革命終歸于失敗（以此爲目的之政治革命縱可成功，然其成功亦不過限于政治革命而已）

生產力在從前社會組織之下，尙有發展餘地，苟強圖顛覆之者，不但不能增進生產力，且可招其減退之事，吾人已述于上矣。然生產力之不斷發展，實爲社會進步之第一條件，故時機未至，即欲改造社會組織，實可招社會之退化，終于滅亡，因亦歸于失敗也。

是故今日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，縱令發生極大弊害，若其社會生產力，在其組織之下，尙有發展餘地者——此即證明此種組織，對於社會，尙爲有用之物——則企謀顛覆資本主義必不成功。夫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組織之下，果能發展至于何極，以吾人今日智識，實難精確豫測。若夫吾

人觀察過去事實，則於一定期間之內，可由生產力之消長如何，而謂凡生產力繼續發展之時，則其社會組織，可視為未達窮途，反之，生產力之發展，久在停止狀態之時，則其社會組織，可視為已達窮途。但以今日之人，而判斷今日社會組織，已達窮途與否，則誠至難之事也。彼固執唯物史觀之馬克思及恩格斯二人，乃于一八四八年，確信社會革命之可實行，誤謬之故，惟由此點始可說明之也。然其後世界各地資本主義國之生產力，仍復發展不已，此不但證明當年馬克思與恩格斯二人觀察之誤，期待之謬，且彼等二人亦以信奉唯物史觀之故，自認其誤。予今試舉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，對於馬克思之法蘭西之階級鬥爭所作序文，以作證據。

『歷史實可證明吾人及與吾人同歲之一切之人之誤謬，歷史亦已明示大陸之經濟的發展狀態，尙未完全成熟，因而資本家的生產，不能廢除矣。是事也，乃歷史由經濟的革命而證明之。經濟的革命，自一八四八年以來，波及歐洲大陸，于是法蘭西奧大利匈牙利波蘭俄羅斯次第振興大工業，且令德意志化為第一等工業國，然此等國家，咸于資本主義之下，振興其產業，故資本主義的組織，在一八四八年前後，尙覺為多有發展餘地。』

『一種社會組織，若其一切生產力，尙有餘地，遂其發展者，則非完全發展之後，決不顛覆。』恩

格斯既抱如斯信念，則其晚年間，更于反省之下，而述『襲擊（Ueberrumpelung）』之時代，大衆毫無意識，唯由少數之人，立其先鋒，而得成功之革命之時代，于今已爲陳迹矣。』實理所當然也。時機未至，卽行社會革命，必歸失敗。以此爲目的之政治革命，雖可成功，然其效果，亦不過限于政治改革而已。詳言之，掌握政權之人，雖已更迭，然社會之經濟組織，仍立于權力者，不能任意變更之物質的基礎之上，故由政權移動，亦不能變更之也。海德曼Hyndman有云：廢止奴制隸度之物質條件，尙未俱備，雖令奴隸叛亂，亦必失敗。卽令成功，然奴隸制度，亦必不能廢止；不過以前之奴隸，變爲奴隸之主人，以前之主人，變爲奴隸而已。此種理論，亦可以應用于社會革命，卽時機未至，卽行社會革命，多歸失敗，縱令成功，亦僅爲政治革命之成功，至于社會革命，決難實現。換言之，卽此時不過從前之無產階級，攫獲政權，至于資本主義，仍于其支配之下，遂其發展耳。

今日俄國之社會主義的革命，可視爲時機尙早與否，予不得而知之。茲且不論如何，此後數十年間，俄國之歷史，實可供給無數有益之材料，而使吾人知社會組織進化之理法也。然欲根據此種材料，而指示較之今日尤爲意識的之社會運動之指針者，殆爲今後少年人之職務歟。

右爲河上先生著「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」書中一篇之譯文。其問題爲「社會、生產力、

在從前社會組織之下，尚有發展餘地，苟企圖顛處之者，則其結果將如何？其解答：

(一)爲「時機尙早之社會革命，足招生產力之衰退」，並舉英領三種殖民地奴隸解放之實例以證之。卽第一種殖民地，「從來生產方法已達窮途」，故由奴隸解放之直接結果，所蒙損害較諸別地爲少；且永年之間，殆爲靜止之生產，自奴隸解放之後，乃復繼續其發展。第二種殖民地，凡沃度豐饒位置便利之土地悉被耕作，或是處尙有無數未開地，可以生產食料等，用以飽滿黑人勞工之必要慾望……此等殖民地，以奴隸制度之廢止，頗蒙損害，且強制黑人從事雇傭勞動，頗覺困難，故自奴隸解放以來，至今經濟尙難發展。第三種殖民地，「有地力尙未枯竭者，有爲無主之土地者」，自奴隸解放以來，生產力大形減退。可見馬克思所謂「一種社會組織，若其一切生產力，尙有餘地遂其發展者，則非完全發展之後，決不顛覆，而更新更高之生產關係，非其物質的存在條件，已醞釀于舊社會組織之中者，決不出現。」誠至言也。

(二)爲「時機尙早之社會革命，終歸于失敗。以此爲目的之政治革命，雖可成功，然其效果，亦不過限于政治革而已。」詳言之，掌握政權之人，雖已更迭，然社會之經濟組織，仍立于權

力者不能任意變更之物質的基礎之上，故由政權移動，亦不能變更之也，廢止奴隸制度之物質條件，苟未具備，雖令奴隸叛亂亦必失敗。即令成功，不過以前之奴隸，變爲奴隸之主人，以前之主人，變爲奴隸而已，此種理論，亦可應用於社會革命，即行社會革命，縱令成功，此時不過從前之無產階級，攫獲政權，至于資本主義，仍于其支配之下，遂其發展耳。

記者

討論中國改造一封書

思勤

諸社友！

別後好久沒有通信。弟年來半讀半工，少有心得。惟最近感想到一個問題，百思而不能決，不免寫出來請教請教。

我從前因爲目睹一般掌握政權之人，都是特權作惡，所以生起痛恨實力，厭惡政治的反動。每以爲政治萬惡，惟有不藉政治，直接向社會方面實行文化運動，把民衆喚醒起來，纔可以改造中國。故數年來專考思潮，少談政治，脫離政界，去到民間。因此得略了解人生宇宙諸問題，觀察士農工商各社會。然而我思想的變遷，就發端于此時了。

何故呢？我從前所以那樣厭惡政治，迷信于民衆運動，並不是相信民衆有改造中國的能力，

是因爲看透政治之無可作爲，故不得不如此者。

至近來天天與士農工商各界接近之後，再加以詳細的考察，一見及全國國民有許多是目不識丁久經專制的習慣者，不覺自悔從前思想之錯誤。萬惡的政客武人，固不足與商量改造；而庸愚的農工商賈，亦安能責望其爲救國的先鋒。改造中國固不能不在民衆上用工，而智識未開的民衆亦不能不經過政治的訓練。因此我雖厭惡政治，但在今天過渡的中國，尚不能不希望若干勇于爲善的英傑出來改革政治哩。

我想到這個地方，又記到羅素先生從前所說的那幾句話。

他說：中國之人民既如其衆，若欲使輿論的精神於甚短之時間傳播於全國，固屬不近理。當改革之始，亦無此必要。若有萬人焉，剛毅果敢，激發於一理想，甘爲此理想犧牲其生命，可以支配政府，革易制度，發達實業而不受連帶於資本主義之惡害。此萬人者，須正直，勇敢，聰慧，不誘於賄，不怠於務，對於歐化之善者樂同化之，然不似歐美諸國之機械的奴隸。禍中國者，其勢力並不強而似強者，因反對此勢力者太爲理論耳。

他又說：改革中國的人，必須有智識，有訓練，其大部分須有軍事知識者。內可以與無政府狀

態的軍閥宣戰，外可以禦列強之侵略。當爲此等戰爭時，難免不失其生命。然皆應艱辛甘受，殺戮不避。若戰而能勝，戰勝者自能獲得其權利與勢力。然若遇有機會焉，可以建設較爲民主的制度，則應棄其權利，廢其勢力焉。人若欲以此方法達此目的，須具有最高的道德。蓋樂棄其以血戰得來之勢力，大非易事也。

他又說：以上所述之道德上的困難甚大，吾覺吾之理想未必能實現。蓋支配中國者諸督軍也。督軍所最愛者金錢也。中國人惟愛中國人之幸福，較諸督軍之愛金錢，更爲熱烈，更爲勇猛，方可戰勝諸督軍。此程度甚高，然以吾所見之少年中國而言，吾對於此理想之實現不絕望也。

羅素所說中國只要有道德極高的英傑萬人，就可以把中國政治改好。這話正與我所希望者相合。且他也曉得這種人才是不容易有的，但他只是沒有絕望。又當他講了這話之後，有人質問於他。他就答應說：一萬人這個數目是理想的說法而已。若就事實上而言，全中國之中，要希望有如上述那樣的人物一打（即十二人）當是不難。中國今天果然能有十二個好人物，也就可把中國政治改革了。羅素是斷定中國必需走這一條路也。他這一篇的講演，是在民國十年他離京

之前兩天所講的，其題目叫做中國到自由之路。本篇都是負責任的懇懇切切的忠告，都是醫治中國的良方。雖明日黃花很有研究的價值。且他的注重于政治之改革，既與我所見相同，我當然是贊成其說，很想把他來實行。但他全文之中，尙有更進一步的主張，所謂中國改革政治當採用俄國共產黨方法的一句話，是狠激烈的辦法。我們不能不細加討論，而後再定所從違，我現在要與諸兄討論這個問題焉。

就他的全文（全文附臧寄上）大意看起來，他主張中國改造當採俄國的方法，他是根據于下列的各種理由，我現在先把他寫出來看看。

第一，羅素以爲今天中國之要務有三，即改革政治，發展實業，普及教育。普及教育，而無強固的政府爲之保障，這是不可能的事，故改革政治居三者之首。實業與教育其關係本甚密切，若不積極發展實業，開闢國家富源，恐需費孔鉅之教育事業不易普及，故發展實業復居三者之次。羅素看到改造中國應當先行改革政治，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。而欲建立強有力政府惟有採用俄國方法。此理由一也。

第二，羅素曾說中國的富源，足以供給工業之大發達，幾無可疑。我不是以實業發達爲中國之

福，又不是不知工業發達爲歐美之禍。然我以爲此乃必由之徑路，必經之階級，徒論其可欲與否，無益也。關於發達實業，中國之唯一的重要問題，在使其禍害減少至最小限度，而使其利益加增至最大限度。中國之富源，各國皆欲採掘其一部分，其實業家日事煽動，中國若不速速發展國力，恐不足以拒其侵略也。羅素既以爲中國當速速發展實業以防外國資本家之侵略，但欲防備外國資本之侵略，則惟有採用俄國的方法。此理由二也。

第三，羅素因爲想到如上文所說的關於發達實業中國之唯一的重要問題，在使其利多害少。所以他又說道：我所遇有思想的中國人，其口中總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我國怎樣能夠發達實業而又免除資本主義的流毒。我起初以爲這個問題很難解決，但據現在看來，如果有如我所說的一萬人，則可以解決之。然中國的經濟問題不能直接解決，欲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必先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。蓋政治不良，縱經濟事業發展，鑛產開採甚多。結果不過是徒供督軍之揮霍，平民那裏能得益處。故中國之政治改革，當在發育經濟之前。那麼，要在發育經濟之前而改革政治，且使將來經濟發展之後，亦不至染了資本主義的流毒，當用甚麼方法呢？於是羅素就提出俄國的革命的布爾札維克的方法。羅素又從教育實業兩

方面說明他以這般主張底理由。他說：改革中國的政治最好是採用俄國的方法，不宜用歐洲的德謨克拉西。如果用歐洲的德謨克拉西，必需人民個個識字，有政治常識方能有成；但現在中國的國民實在還沒到這種程度。他又說：含資本主義而欲生產，約有四個方法。（1）無政府共產主義，（2）國家社會主義，（3）基爾特社會主義，（4）工團主義。此四者之中，無政府共產主義，基爾特社會主義，工團主義三種，僅適用於實業已發達的國家，而不適用於實業未發達的國家。據我看來，現在的中國，如欲開發實業而不染資本主義的流弊，則惟有採用國家社會主義為最切當。羅素要替中國謀一種改革政治與經濟雙方並進的方法，所以主張採用俄國的方法。此理由三也。

第四，羅素說：他在俄國時，就知道俄共產黨甚欲把他的方法實行於歐美各國，他以爲彼等這種計劃是狠無用。蓋實業發達人民又有教育之國家，宜行他種方法以保持其民主制度。若如中國俄國，其國民多未受教育，而實業又不發達之國家，則俄之共產主義，似爲最良之方法。羅素斷定俄國共產主義不適用於歐美各國，並以證明惟中國可以採用俄國的方法。此理由四也。

第五，羅素說：俄共產黨不無錯誤（改革之先鋒大抵難免錯誤）而步其後塵者可利用彼等之經驗，而不蹈其覆轍。羅素預料中國當不至亦有俄國那樣錯誤，故主張中國採用俄國的方法。此理由五也。

羅素這種主張，我當從前初聽見的時候，並沒有十分注意，近來因為覺悟了中國的改造，當先由改革政治着手，所以就聯想到他的這個主張。他的這種主張，理由當然是很充足的。而我們對於他的主張懷疑而不決者，無非因為太于激烈而已。倘除了此種主張之外，並無他路可走，則此主張雖激烈，亦不能不採用，雖須有若干的犧牲，亦不能不忍痛。

但在孤軍第十二期肅清兄的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文中，是有示我以和平漸進的一途，因此使我對羅素的主張，不能不多加以考慮。

肅清說：共產說之本體，吾人誠無閒然；然社會改造，社會總意之表現也。吾人主觀上縱曰宜然，而社會本身，因種種關係，而乃竟不欲然。先覺之士，僅可不急不怠，爲示平坦之途，爲闢進展之路，誘掖之，扶助之，以徐觀厥成耳。惟其徐也，故民衆化之大義乃可伸；惟其徐也，故犧牲較小之改革乃可格。而不然者，不顧民衆之自覺及能力如何，而一意孤行焉；無論自動機言，